

绪 论

宗教是人类文化史上所独有的极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它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几乎一切领域，诸如政治、经济、社会、道德、艺术等等，影响深远。人类历史已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但宗教在世界各地、民族中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甚至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宗教在日本社会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若要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国民性的一般特征，离开宗教则无从谈起。总体上讲，日本的宗教可分为传统宗教和新宗教。在传统宗教中占核心地位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神道作为日本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带有浓厚的民族、民俗色彩。由外传入到日本的佛教因其理性特征和信仰系统的高度体系化，在日本人的信仰世界里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全面考察日本新宗教状况之前，有必要对日本宗教史整体脉络有一个较清楚的了解。因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中的新宗教现象，不仅与传统的日本诸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正在续写着日本宗教史的新的一页。

当我们提到日本的传统宗教，特别是明治之前的日本的宗教

时 通常指神道、佛教和基督教。如前所述 其中可以称得上土生土长的日本宗教只有神道一家，佛教和基督教皆为舶来品。但这些外来宗教能在古代日本社会占有一席之地有其历史原因。这除了佛教、基督教的自身特征之外 与所谓真正代表日本宗教的神道的诸多因素及其基本特征不无关系。特别是与佛教传入日本之前的神道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里，研究神道的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们普遍接受对神道解释的这样一种定式。即外来文化和宗教影响日本之前 神道已渗透到日本社会和文化的诸多领域 包括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的习惯 仪礼 信仰等领域。由此认为 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皆取决于神道的性质。将神道作为业已存在的不变的统一要素的认识论，时至今日依然支配着学界。笔者在此无意否认神道在古代日本社会所起的作用。但须强调的是，与外来文化或宗教相对峙的时候，神道确实作为统一的整体概念相对应。然而，在古代日本社会很难找到铁板一块的较完整的神道。甚至可以说，这种整体意识尚未形成。神道作为自发而朴素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或作为原始的宗教情感在日本社会传播甚久。然而 尚未提升到理性层面 形成较完备的体系。因此 严格意义上说 古代日本社会有的是“神事”并非神道。以神道一词来概括古代日本本土生长的宗教则是后来的事。佛教作为高度体系化的宗教传入日本，其影响不言自明。神道在与佛教磨合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其体系化，制度化过程。但其民俗色彩至今依旧很浓重。此外 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对神道的形成乃至日本民族历史自觉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后来，基督教的传入和西方文明的冲击，其影响程度亦不可低估。日本宗教史正是在日本本土信仰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过程中得以展开的。

这样一来 历史上日本人是信仰神道 还是信仰佛教 还是二者兼信 各自在日本民众精神生活中所占地位如何等等 使许多关

注日本文化的读者迷惑不解。

历史上 很长一段时期 日本人生活在民俗、民族的宗教环境中。在现实生活中，神道对日本人的影响又可以说是绝对的。在某种意义上，把神道称作日本人的宗教还不如说是日本人的生活本身更为贴切。佛教传入之前，毋庸置疑日本人信仰的是诸神。如前所述，那时还没有神道这一概念。后来作为理念和情感寄托，神道在日本民众的心灵深处落下了根。所谓神道 既是“ 维神 ” 也是“ 随神 ”。因那时没有固定的社殿 每逢祭奠就在所谓圣地摆上供品迎接神灵的降临 按照神的意志推行政治 安排日常生活。这一过程中 人们开始萌生了对创世的神 自然之神或民族之神的信仰。佛教的传入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更为理性化的宗教。也就是说，佛教的传入导致了这种日本古有信仰的变化。

据传 公元 538 年佛教传入日本。此年，百济圣明王把佛像献给了日本朝廷。这是当时与高句丽和新罗联军进行交战的百济为了答谢日本的加盟而赠送的礼品。

佛教传入之初 佛教虽为“ 邻国之神 ”。然而 日本人并未深究佛与当地神的区别，便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下来。佛教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的接触过程中 起初与神道诸神同存 后来一步一步吞噬神道势力范围 扩大其影响。不仅在信仰领域 在社会政治上也逐渐占据了主导权。

推古天皇即位后，开始参与摄政的圣德太子发布了“ 三宝兴隆 ”的诏书立佛教为国教。在《宪法十七条》的第二条中写到：“ 要笃敬三宝 所谓三宝乃佛 法 僧也 ”。开始受国家保护的寺院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兴建诸多寺院。虽然佛教在国家的保护下获得了长足发展 同时也受到了国家的诸多制约。譬如 由于僧尼的数量猛增 出家需要官方的许可 为了国家的平安 要求僧侣们诵读佛经，祝愿五谷丰穰，而且禁止对一般百姓的祝愿和教化活动。为统治阶层所利用的佛教，虽然在教化实践上受到种种限制，

但借政治势力扩大了在社会上流阶层的教势。

到了奈良时代 公元 741 年，圣武天皇向诸小国发布了国分寺制度。在各地建国分寺的同时，投入大量国家财力建造了东大寺的大佛像。在首都奈良大寺院里逐步形成了佛教诸学派，史称“南都六宗”此六宗指的是三论、成实、俱舍、法相、华严、律宗。

佛教以势如破竹之势发展之际，受到佛教刺激的神道也悄然确立了自己的制度。到了大化改新，神道确立了“神祇官制度”。天照大神为首的皇室的神便成了国家的守护神，同时诸氏族的氏神除本来的功用之外，兼具镇护国家的守护神的功能。在中央政府由神祇官 在地方由国司来管理主持国家礼仪 负责国家的所有祭奠。这样，以皇室为轴确立了作为统一国家象征的神道。

在日本站稳脚跟的佛教，以佛教各学派为根据地开始主动向神道发难。奈良时代中期 神道的神被佛教界解为“护法之神”即为保护佛法而存在的神。奈良时代末期，进一步认为神也需要佛教的教化和解脱 在祈愿‘诸神解脱’的名目下 在神社内建立了祈愿寺 开始了神前的诵经。虽然佛教在政治上得势 但作为日本民众的生活原理的神道 长期扎根于民众之中 为民众广泛信仰 其社会基础远比佛教所想象的深厚。

因此 佛教开始一步步接近民众 渗透、教化民众。到了平安时代初期 佛教以其高超的理论手段提出“佛为神之本体 而神乃佛之表象”称神为神菩萨。在部分神社除去本殿的神体 供奉所谓本地佛的佛像。所谓本地佛，就是指包括神在内的万物之源之佛。其结果出现了以释迦如来作为本地佛的天台神道，以及统合一切存在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大日如来为本地佛的真言神道。

这一过程中，神道的神祇官制度也逐渐成熟起来，2861 个神社，3132 个神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守护神。公元 927 年 政府将这些律令编撰成《延喜式》。

但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日本人的意识逐渐得以开放 赴中国大

陆学文求法成为时尚。在此背景下，最澄创建的天台宗和空海创立的真言宗导引了平安时代的佛教界。两人皆留唐学密宗归来开教。最澄在比叡山建立了延历寺，空海在高野山建立了金钢峰寺。在最澄和空海二人领导下 教团兴盛 影响广泛。

为了摆脱特权阶级的政治束缚 普渡众生 净土宗的开祖法然从天台宗比叡山下山传法。继法然之后亲鸾也从比叡山下山了。这一时期 佛教界人才备出 热衷于民众教化 形成了诸多独立的宗派。

从南北朝到室町时代 地方的武士和豪族势力发展壮大 农民和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本来由特权阶级独享的文化艺术也开始渗透到一般民众之中。在佛教的影响下，随着世俗文化的抬头 茶道、花道、香道等也开始流行起来。迎合这种世俗的利益和现世的精神生活欲求 以及享乐的追求 在一些佛教寺院中开始出现巫术型的密教传教和现世利益的祈祷，结果僧侣们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各宗派的教势得到较迅速发展。净土真宗在农民中间，日莲宗在町人阶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从战国到安土桃山时代 地方的大名、武士、豪族们的内乱持续不断，佛教的各教团也随社会动荡受到了冲击。织田信长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削弱强大的大寺院势力 出兵比叡山、高野山以及奈良的兴福寺、石山本愿寺加以镇压。佛教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到了德川幕府时代，佛教各宗派的教团和寺院基本上被融入封建统治体制中。1601-1615年间发布的《寺院法度》中规定了本寺末寺的关系、寺格的区别、僧侣的阶级化、教学研究等等。所有的一切被置于幕府的统治和保护之下。

随后 德川幕府镇压了基督教 颁布锁国令禁止外国人自由来往。1640年 在幕府直辖区设置综门改役 制作宗旨人别帐 规定各人所属宗派或寺院 结婚、旅行、就职、移居时必须到所属寺院申

请证明其檀家的寺请证文。这样一来，保护和管制双重制度下的佛教界逐渐适应了檀家制度。拒绝服从幕府的指令，坚持信仰之纯洁性的日莲宗遭到残酷的镇压。檀家制度导致了僧侣们的懒散和腐败，加快了日本佛教世俗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在幕府的政策下获得了相对安宁的佛教教团也有一些僧侣专心研究学问和文化艺术，其结果文人学僧辈出。如泽庵、白隐、良宽、隐元等学僧对日本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佛教的兴盛神道黯然失色。然而到了镰仓时代开始出现了对抗‘佛本神迹’的神道学派开始从理论上强调神的主体性。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教学派主张佛和万物的本体应为叫“混沌”的根本神而不是本地佛。主张“神本佛迹”并强调通过肉体的净化纯洁心灵实现神人合一。这个主张最终确立吉田神道的太元尊神为根本神，并出现主张自己的神由自己来祭奠的神秘主义倾向。到了室町时代，京都的吉田神社的卜部兼俱提倡唯一神道，认为宇宙的根本神——太元尊神是《日本书纪》卷首提到的“国常立尊”万物是从这个根本神派生的。吉田神道在朝廷和民间获得了不少信众。以此为基础，一方面进行教化活动，一方面致力于神职人员的培养。到了江户时代，神职人员的大多数由吉田神道培养出来。

江户时代前期，儒学神道在思想上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儒学者们按各自的方式进行神儒合一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代表性的有林罗山提倡的‘理当地神道’吉川惟足倡导的‘理学神道’山崎暗斋主张的‘垂加神道’等等。到了元禄时代在古典文献学研究风潮下国学盛行。国学者们严厉批评了与儒教、佛教融会于一体的神道说主张恢复古神道的精神提倡纯粹神道强调神道的纯洁，学界称其为‘复古神道’。江户时代社会秩序得以逐渐恢复的同时古来的祭仪和习俗开始复兴神道的传统仪式得到较完整的恢

复和整理。

德川幕府时期 内外交困的形势下 水户学派将其思想中心置于国体明徽 皇道第一主义。在否定幕府的同时主张“天皇亲政之正道”。不久 倒幕运动开始。最终 德川庆喜将政权移交给了天皇。

明治维新对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明治政府颁布了新政大方针“五条御誓文”。在太政官七科之上设立了神祇官，以此来试图恢复古来尊崇神祇的风尚。恢复祭政一体的体制后，全国的神社和神主都由神祇官来管理。明治政府所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把被融于佛教寺院里的连神体都被废除的神社恢复为真正“神栖身的神社”。为此，下令神佛不能混为一谈 从神社搬走佛像和佛具 禁止在神号上起佛号 取消僧位、僧官 使用神主、社人的称号。脱掉法衣 严厉限制穿带风折乌帽、净衣、白指贯等 并要求那些社僧和别当僧还俗。借此机会，全国各地神社的神官们纷纷离开寺院独立，并以公权为后盾展开了废佛毁寺运动。长期受檀家制度迫害的民众也加入到了排佛队伍，其结果不仅破坏寺院设施 不少重要文化遗产 如佛像、佛画、佛教建筑物、佛典等也被烧毁或遭到破坏。

明治三年（1871）一月，明治天皇发布了大教院宣布的诏书。诏书中道：“所谓神道就是尊重神明 爱戴国民。将天神八百万 地祇八百万以及列皇的灵托付给神祇官供奉，以答谢先祖的神灵。希望国民与我一道走神道之路”。这样一来 神道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国教，即大教。国家开始保护神社。为了让民众崇信复古神道 展开了大教宣教运动。明治四年（1872）把神祇官扩大为神祇厅，后又改为教育省。为了强化宣教，在中央机关新设了大教院，其下又设了中教院，小教院。到了明治七年（1875）中、小教院多达 270 多所。

在协助神道对抗外教 基督教 的名目下 佛教也加入了宣教

运动。作为宣教的要员设立了教导职位，被任命的教导职位中有神官，也有僧侣。此外，还有民间的口齿伶俐的讲释师，甚至落语家们也被动员起来。第二年，由于各个教派神道相继脱离大教院，宣教中心大教院不得不解体。

大教院解体之前，神道的教导职，神道家们创设了神道独自传教机关神道事物局。但是，明治九年（1877）神道事物局内强有力的讲社（黑住讲社（黑住教）修成讲社（神道修成派）作为别派允许独立。由此，内部矛盾继续激化。明治十五年，内务省下令政教分离，规定神道是国家的仪礼，但宗教活动或传教活动要受到政府的制约，同时又受到国家的保护。神官不能兼教导职位，也不能参与葬祭。这样一来，神道被分化成专事国家祭奠的神社神道和允许在民间进行教化活动的教派神道。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联合国军无条件投降。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GHQ）在同年12月发布“神道指令”，命令将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从国家分离出去。1946年，天皇发表了否定天皇神格的人间宣言。第二年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20条中认定了作为基本人权的信教的自由。从此，一切宗教与政治完全分离，切实保障了公民信教的自由。1946年，废除限制宗教团体的结社和活动的宗教团体法，开始实施宗教法人令。1952年，颁布宗教法人法。长期以来未被公认的教团，借此机会纷纷独立，产生了许多新教团。二战后，已失去威望的神道，对救济民众既乏力也不关心，开始沉寂了下来。神道在二战中，与政治相勾结，所扮演的角色是令人深思的。

佛教摆脱了从江户时代的废佛毁寺的阴影，开始了教化活动。但是，在全国统一政策下，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因此，事实上它的活动局限于镇护国家或社会、家庭等。因很多寺院在战争中被烧毁，在地方，由于土地改革在经济上也受挫，此外檀家数的减少导致所有的寺院都精疲力尽，难以为继。

在这种情况下，向彷徨的大众伸出援助之手的是新登上宗教舞台的很多不知名的新兴宗教。在信教的自由和团体结社的自由下兴起的新兴宗教团体面对贫、病、苦等社会矛盾及时做出了回应。通过主张追求现世利益，获取了不少信徒，影响力迅速扩大。

日本的新兴宗教始现于幕末，其时代背景很多与日本史中影响颇深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期相重叠。如明治维新的巨大政治变革期 昭和初期的城市化和西化的急速推进期 战败后的社会、文化、经济的大转型期都出现过“宗教热”和新宗教浪潮。

在这种变革期常常动摇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对民众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由于新宗教给予人们新的价值观和新的共同体理念 以及对贫、病、苦等的具体救济方法、并提出重塑社会来吸引很多信众 因此 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 1925 年的调查 新宗教中神道系有 65 个 佛教系有 29 个 基督教系有 4 个教团 合计 98 个团体。然而 此后不久 爆发了经济危机 民众处于不可名状的不安和困苦之中。1930 年 新宗教教团急剧膨胀至 1029 个教团。但是政府从 1931 年开始立即对这些教团进行了镇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宗教史上迎来了最大的宗教兴盛期。战前的 43 个新宗教团体到了 1947 年猛增到 207 个。到了 1951 年则增至 720 个。

随着日本第二次现代化进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再一次出现了宗教兴盛期。人们普遍开始反思合理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弊端，从追求物质利益开始转向追求内心的充实。为迎合民众的这种宗教性需求 出现了为数可观的新兴宗教团体 学界暂且称其为“新新宗教”。目前 这一宗教运动尚在持续 并且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因此，学术上对它的性质下一个定论为时尚早。但它直接，而且敏感地反映了现阶段日本社会民众的精神状况和生活态度。这对我们关注和研究日本现代文化发展走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在国际上新宗教研究方兴未艾，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但这种研究对我们审视传统文化，了解和把握现代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历史走向，以及通过去粗取精来构筑二十一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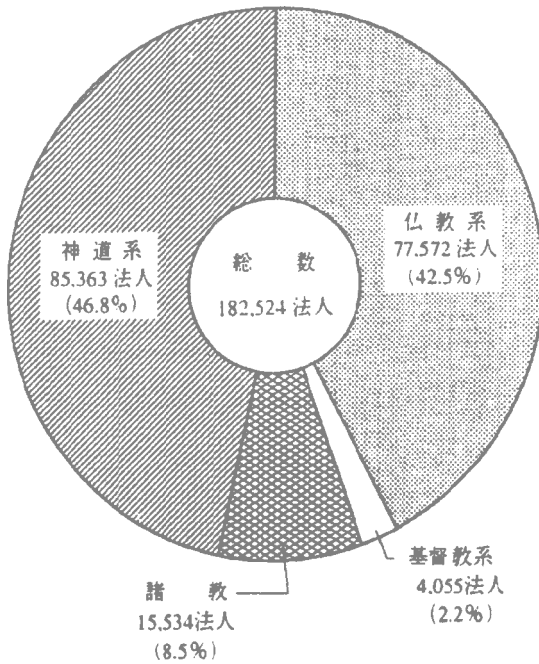
宗教法人总数括表

(2000年12月31日現在)

所轄	系統	區分	單 位 宗 教 法 人						合 計
			包 括 宗教法人	被 包 括 宗 教 法 人			單 立 宗教法人	小 計	
				文部大臣所 轄總括性 宗教法人 所包括者	都道府縣知 事所轄總括 性宗教法人 所包括者	非法人總 括性宗教 法人所包 括者			
文部大臣所轄	神 道 系	139	21	—	2	61	84	223	
	佛 教 系	157	126	—	6	95	227	384	
	基 督 教 系	59	35	—	1	188	224	283	
	諸 教	30	15	—	0	44	59	89	
	計	385	197	—	9	388	594	979	
都道府縣知事所轄	神 道 系	7	83,102	144	87	1,946	85,279	85,286	
	佛 教 系	10	74,553	56	346	2,390	77,345	77,355	
	基 督 教 系	8	2,649	32	61	1,089	3,831	3,839	
	諸 教	1	15,082	2	7	384	15,475	15,476	
	計	26	175,386	234	501	5,809	181,930	181,956	
	合 計	411	175,583	234	510	6,197	182,524	182,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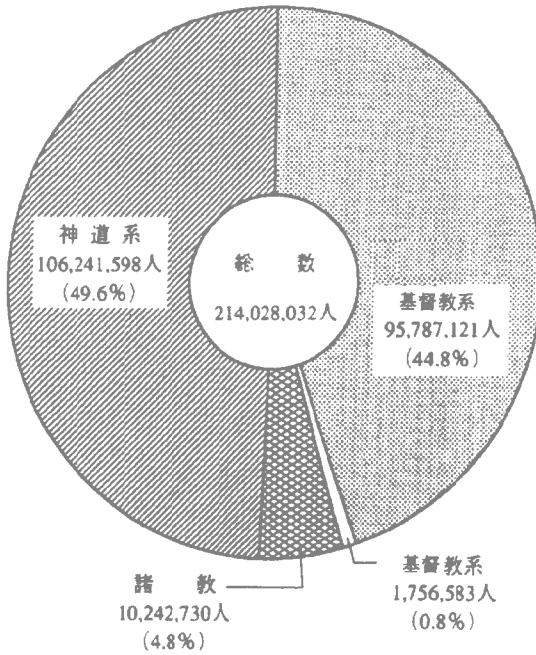
注引自日本文部省文化厅编《宗教年鉴》第 29 页 晓成出版, 2001 年

日本の社寺教会等单位宗教法人数
(2000年12月31日現在)



注引自日本文部省文化厅编《宗教年鉴》第30页 晓成出版,2001年。

日本の宗教信徒总数
(2000 年 12 月 31 日现在)



注引自日本文部省文化厅编《宗教年鉴》第 31 页 晓成出版,2001 年。

第一章

日本传统宗教的源流及其现状

素有“宗教大百科”之称的日本社会历史上活跃着诸多宗教。无论其数目还是表现的多样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教团存续至今，与新生的新宗教一起影响着日本社会。除神道、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名目繁多的诸教、新兴宗教之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出现过无数鲜为人知的规模不等的宗教团体和修养团体。本章依照日本文部省文化厅文化政策课编辑的《宗教年鉴》（2000年）中对日本几大宗教所提供的数据和资料为基础，参照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资料，对神道、佛教、基督教分流的基本脉络和现状作简要的梳理和介绍。以便为下文进一步探讨新宗教以及相关问题的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

第一节 神道与神道系诸教团

日本文部省《宗教年鉴》中对神道所下的定义是：“所谓神道，是以日本民族固有的对神、神灵信念为基础发生、发展起来的宗教的总称。广义上讲，神道不局限于有关神和神灵的信念，或传统的宗教实践。它还包含广泛地传承于生活中的态度或思维方式”。^①如绪论中所述，神道大致可分为以神社为中心的神社神道和幕末以后分化出来的教派神道，以及虽然没有结成宗教团体，然以地域、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民俗神道。在此着重介绍以教团的形式存续的神社神道和教派神道。

一、神社神道

很多神社神道系的诸教团是以神社为中心结成的宗教团体。

文部省文化厅编《宗教年鉴》，第2页 晓成出版社，2000年版

神社供奉的各种各样的神，与古代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和后来的社会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本居宣长所说，古代日本将“不寻常的杰出的有德可敬的存在谓之神”。由此把神秘的神值得尊敬的存在泛称之为神，并以此为信仰对象，设神社供奉。

到 2000 年，在日本获得宗教法人资格的神社约有 8 万多。此外，虽然没有法人资格却受到民众崇敬的神社也不计其数。而且，神社祭奉的神同样不计其数，五花八门，俗称八百万神。此外，说不出所祭之神的神社也不在少数。据《宗教年鉴》（2000 年）概括分类，日本的神社所供奉的诸神大体上可分为：（1）有关创造万物的神——天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造化三神）等。（2）有关灵能的神——布都御魂大神等。（3）有关职业的神——事代主命、金山彦命等。（4）有关天象的神——火之加具土神、加茂别雷神等。（5）有关地象的神——大山咋神、底津、仲津、表津、绵津见神等。（6）有关动植物的神——高雷神等。（7）有关食物的神——宇迦之御魂大神等。（8）由人化作的神——菅原道真（天满宫）、德川家康（东照宫）供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靖国神社、护国神社）等。另外，神社中还有称神宫或大社的神社。其中谓神宫的神社都是与皇室直接相关的神社。即供奉历代天皇的神社。

与人们的生活直接相关的神中，最主要的应为氏神。氏神包括：（1）将氏族的祖先供奉为神。（2）虽然不是祖先神，但与姓氏有关的神。（3）镇护当地的神等等。然而一般谈到氏神时，特别是近世以后一般指镇护当地的神。到了明治初期，全国神社的数量接近旧村庄总数的约 18 万家。由此可知，神社在日本人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神社通常由氏族或地域集团等，一定的社会集团来供奉。后来，由于人们强调神社的个性化和所祭神的神德，逐渐不拘泥于当地或血缘关系，开始向外传播。这不仅吸引了很多外来参拜者，而且有的神社还被邀到全国各地设立分社。譬如，古代熊野神社随

着熊野信仰的广泛流传分布于日本各地。另外，在古代局限于国家祭祀的伊势神宫从战国末开始在伊势的大神信仰下，在各地建立了神明社。据说神明社目前在全国已达到 1 万 8 千多家。发祥于宇佐八幡宫的八幡神作为尚武之神被源氏一族等很多习武人所崇敬。据说现在全国约有 2 万 5 千多家八幡神社。^①

京都的伏见稻荷大社为总本社的稻荷神社里供奉的稻荷大神、宇迦之御魂神是以农业神的形式广泛地被信仰。后来其功能逐渐扩大成殖产兴业神、商业神等。已不局限于农民阶层 渗透到了工商业和武士阶层，逐渐向全国普及开来。现在在日本国内拥有约 3 万 2 千社 居全国首位。

天满宫以菅原道真为所祭神。此信仰到了室町时期迎来了全盛期 也作为文学诗歌之神供奉 天神信仰也普及开来。现在天满社、天神社在全国约有 1 万零 5 百社。

通常各神社独立组织活动，很少有教团之间的联合。1945 年以后 神社脱离国家的管制 依据宗教法人令作为宗教法人开始拓展各自的路。从此神社开始取教团的形态，组织所属信众开始拓展活动范围，便形成神社神道宗教团体。

二战后 尽管神社神道摆脱了国家的直接统治 然神社神道依然与政治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以神社为中心成立的宗教团体中规模最大的叫神社本厅。神社脱离国家的管制之后，以大日本神祇会、皇典讲研究所、神宫奉齐会等民间团体为中心，于 1945 年 1 月 23 日发布了“设立神社本厅的声明”声明中称“根据全国神社的总意 以本宗和皇大神宫为基础 结成包括全国神社的新团体 共同协力完成神社本来的使命 为新日本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这样，出现了神社本厅。1956 年 5 月 神社本厅提出了“敬神生活纲领” 致力于氏子、崇敬者的教化和人才的培养。又从 1975 年开始

实施了“神社本厅宪章”进一步强调神社本厅的精神统合功能。目前已加盟的全国的主要神社有 79146 社。在 47 个都道府县设有神社厅。

二、教派神道

所谓教派神道是指以神道的宗教传统中的特定的创始者、组织者为核心形成的，信奉其教说或宗教体验的信徒们的宗教组织。最初萌芽于山岳信仰，无严密的组织体系。到了幕末教派神道逐渐形成了诸教团。

教派神道系诸教团的成立过程和特点各不相同。《宗教年鉴》(2000年)中对其作了较详尽的分类，从制度上可分为：明治时代公认宗教神道教派十三派 黑住教、神道修成派、出云大社教、实行教、神道大成教、神习教、扶桑教、御岳教、神理教、禊教、金光教、天理教、神道大教 以及其伞下的战后分离独立的教团和继承这些教团的新教派。教派神道系的诸教团虽然以神道的要素为基调，同时也吸取了儒教、佛教、修验道等的许多要素。因此，每一个教团所主张的教说、仪轨、实践方式各具特色，对各个教派神道很难一概而论。日本学界一般把教派神道系教团分类为：(1)山岳信仰系，(2)纯教祖系，(3)禊系，(4)儒教系，(5)复古神道系。

(1)山岳信仰系教团多以高山灵峰为崇敬的对象，重视灵峰修行。如以富士山信仰为基础形成的富士讲，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扶桑教、丸山教、富士教、富士本教等等。在古代日本依山设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

(2)所谓纯教祖系教团是指，以教祖的个人宗教体验或教导为基础结成的教团。如黑住宗忠(1780-1850)的黑住教、金光大神(川手文治郎)(1814-1883)的金光教等。

(3)禊系诸教团的特征是在教理、实践上尤其强调身心修炼。